

欧阳静茹 著

爱不 必 我 所 谓



婚我不最
们们说后
的不理我
内说想们
伤害
一不
不说下
家说真狂
庭感情纵
冷暴不酒
力说
痴说过
者
不
说将来……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爱
不
必
我
无
谓

欧阳静茹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不爱我无所谓/欧阳静茹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5354-3267-0

I. 爱…

II. 欧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021 号

策 划:师永刚

责任编辑:姚 梅 高毫林

责任校对:陈 琪 黄黎丽

装帧设计:天一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大 32 印张:7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09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17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在我孤独的人生里，我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——等待。
等待长大、等待嫁人、等待分开、等待死亡……

01

一、初识

说心里话，到深圳来娶老婆的香港男人十有八九长得不咋样，甚至是歪瓜裂枣的多。说穿了，香港人一直都看不起大陆人，跑到内地来找老婆，不是因为在香港位低人丑，就是在那边根本讨不到老婆。但一转身到深圳珠海这边来，都又得威了。那边的人一个月薪水再怎么差也有上万块港币（最低综缓金都有四千多港币，几乎是内地一个白领的月薪），哪一个在深圳不是过得神气活现？

不过老公倒长得挺像回事的，看到他的脸，条件反射我就想到“漫画男子”，就像看到沈殿霞不由自主地会让我想到“大号娃娃”这个词一样。只可惜老公个子不高，在过深圳来的香港男人中也算是中上姿色吧。虽然年纪一把，可还是跟小孩子一样，平常放工回来就爱三样东西：香港出的漫画书（最喜欢黄玉郎的作品），凤凰卫视，卡乐B薯片。

先说一下我和他怎么认识的吧。我那年刚大学毕业，在深圳一家建筑公司做文员。他在香港总公司那边，一次





02

和他们老板过深圳这边来做质检工作，他静静地坐在会客室里，偷偷地看着我——那时我正好在会客室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，反正我是对他毫无感觉，真的，我对小个子男人一向不大感兴趣。后来他有空常过来请我吃饭，送礼物给我。你知道打工的生活有多无聊郁闷，我既不拒绝也不热情，反正约我出去我就出去——多一个人陪我打发时间总比一个人在家闷着要好，况且其他的同事姐妹或同学们谈恋爱谈得热火朝天，我不能干耗着吧？不约我，我既不想他也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大概两三个月后，我们便租了房子爬到一张床上了。

说虚荣也罢，说缘分也罢，或者就是无聊吧，反正我选择了跟他在一起鬼混。当时身边也有几个男孩子对我挺不错的，但没有他大方，也没有他懂得分寸。怎么说呢，大陆男人——特别是深圳男人，他觉得你不会跟他上床，不会嫁给他，就绝不舍得在你身上用一分钱，也不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。他们喜欢做投了资就铁定赚钱的生意，见你矜持几下，他便撒着欢地奔向其他女人的怀里，说不定心里还在骂：靠，深圳男女比例是一比七，舍了你这一个，还有六个女人在旁边排着队等俺呢，装什么大头蒜。

第一次住进出租房的时候是轻松又搞笑的，简直像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当时我们俩去买家具，我的想法是：

03

我不可能嫁给这个人（看深圳的女人多没有安全感，跟一个男人同居了还没打算跟他结婚），所以也不用太用心买多么好多么喜欢的家具，但我可能要跟他同居一段时间，也许以后会有朋友来玩，家具也不能太看不过眼，太丢人。

买的时候我说这个好不好、那个好不好，他只说：你话是（你拿主意）。最后全部是“我话是”，卖家具的老板看我像是当家做主的，一个劲地跟在屁股后面奉承我。我也乐得趾高气扬地指点江山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装模作样地在这个柜子里摸摸，那个抽屉里敲敲，在新刷的漆上闻闻。旁边的一个售货员认真地对我说：小姐，这是家具，不是瓦罐，你这样敲是没用的。害得我一下子面红耳赤。最后选了两个衣柜、一张双人床、一个电视柜、一个茶几、一张沙发、一个梳妆台、四把椅子、一张饭桌，大约共花了五千块钱。

当天晚上我们俩做爱，挺没劲的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他倒是不亦乐乎，平时看起来很严肃很沉稳的一个人，啰嗦个不停。我问他以前性生活是怎么过的，他非常坦率，说一周到深圳来一次，找一个小姐过一晚。我说真恶心，他倒奇怪了，说：这是很正常的需要啊，难道要憋着吗？





04

二、叫床

大家别误会，此“叫床”不是彼“叫床”，是叫人起床之意。

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不可能像八百年见一次面的小情人，卿卿我我没完没了，整天面对的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我是一个凡事过得去便OK了的人，他却是个连小节也一丝不苟的人。打个比方，从洗衣机把半干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，他要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盆里，然后再挂到阳台，我认为这简直是脱裤子放屁；牙膏和牙刷一定要放在备用杯子里，不要放在经常用的漱口杯里；卫生间的拖鞋一定不能穿到卫生间之外；报纸看完后一定要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茶几下；如果叫了汤，一定是在饭前喝；一盒烟拆开前，一定会把烟屁股朝手掌敲三下；水杯，必定是用开水泡过之后才用。有一次我看烦了，问他：你要不要左三下右三下地洗杯子？

我觉得生活就是不要那么古板，随意一点的好，只要不妨碍他人，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。但他不这样，他认

05

为一切都应该有规有矩，沙发、衣柜、茶几、电视、床，就连墙上的那幅画……所有的一切放在一个地方都永远不要动它，始终这个样子这个位置最好。虽然这样少了情趣，但也给我带来了不少便利。比如我不想做某件事，只要弄乱它们，或者故意做得很差，他就一定会重做一遍，或者干脆下次不要我动手。

最讨厌的事便是早上叫床，我们都是朝九晚五的，因为我在福田区内上班，时间比较充足，他却要过罗湖关，乘地铁，路上起码比我多半个钟头才能到公司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早上叫他起床的任务，我们笑称之为“叫床”。

开始的时候，他还是挺不错的，一叫就起。过了几天，好像他去公司早了几分钟，我叫他的时候，他嘟嘟囔囔地说：再睡五分钟。

过五分钟再叫，他又迷迷糊糊地应：再睡五分钟。

再过五分钟叫，他还是：再睡五分钟。

这没完没了的五分钟叫得我火起，把他被子掀开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：老婆，我明天不这样了嘛。乖乖地起床。可是第二天依然如故，一连几天如此。有一天我干脆不叫他了，自己跑去上班，他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，打电话直抱怨我。我懒得理他，“啪”地就把电话给挂了，我又不





06

是叫床机器，凭什么没完没了地叫你，还受这鸟气？

晚上回家，他又是哄我又是求我，还拿出了白天为我买的金莎巧克力，求我明天早上还是叫他起床。我心一软，第二天又叫了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还是在“再睡五分钟”的应答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昏睡过去。

这一次他买什么都哄不了我，我死活就是不理他，早上起床直接梳洗完毕去公司，他睡到日落我也不管。没办法，他买了一只公鸡叫的闹钟，每天定在七点叫床，按时起了两早上，第三天又习惯了闹钟的叫声，还是起不了床。再过几天，他又买了一只雨水叫的闹钟，还是不管事。后来，我们家到处都是闹钟，从客房到客厅，共不下七只，光我们的卧室就有四只闹钟，每天一到时间闹钟叫起来，千奇百怪什么叫声都有，我都要发疯了。他依然香梦如故，跟听催眠曲似的享受。

有一天我忍无可忍，将各种吵闹不休的闹钟一股脑地扔到了门外的垃圾桶，然后气呼呼地跑去上班。晚上回家，他很晚才回来，脸上不太好看，但又不敢怎么样，勉强笑着问：你把我闹钟都藏哪儿去了？

丢垃圾桶了，我冷冰冰地说。

为什么丢垃圾桶？他好奇地问。

反正闹钟又叫不醒你，要它们干吗？我说。准备了跟

07

他吵一架，也不在乎他脸色怎么样。

他终于笑着说：老婆，求你了，明天还是叫我起床吧，老细（老板）话（说）过我们这些迟到的人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睡懒觉了。

唉，到底是给他饭吃的人说话有效，从此，虽然家里只有一个闹钟了，他也准时准点地起床，省了我不少事。舒心啊。

三、人工

他是香港的公务员，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一个月人工（薪水）大约两万港币（后来跟着香港公务员薪水的调整有高有低，但起伏不是很大），每月1号雷打不动他会转六千港币给他妈，比发薪水还准时。他妈一辈子是家庭妇女，他爸中风在医院住了好几年（好在不用自己出钱，香港的福利相当好），他哥读大学出来挑三拣四地工作一直不怎么稳定，很少补贴家用。在这边房租水电吃饭泡吧什么的加起来一个月最少要用七千，他自己在香港那边也会有些应

酬，他告诉我一个月只能存三四千块钱。我听他这样说，





08

买一些奢侈品如手机、项链、漂亮的衣服都是他掏钱，又管吃管喝，自己的钱完全自己用，就从来没动过问他要钱用的想法，而且他也不太管我的私事，我觉得这种日子还是挺舒服的。

有一次他带我跟一帮香港同事去南圆路吃海鲜，回来一帮人到振华路的一家保龄球馆打保龄球。球道都在忙，几个女人没有打，就坐在一边聊天。因为之前大家都见过好多次，并不生分，不知怎么聊起大家手头存款计划的问题来。一个女的是安徽人，叫小平，她说她老公一个月除房租乱七八糟应用的交给她外，如果另外不给她一万五块钱，她就不准老公进门，我听得很是诧异。

另外几个女的都说她厉害，但也并不意外。反正说出来的意思是香港男人很少和大陆女孩子真结婚，玩玩而已，除非是在香港找不到老婆的，才会在大陆找。所以大家各取所需，不要不好意思，能多要一点就多要一点，以防后路。要不将来各走各的，就算翻了脸，转身各奔东西也不会丢多大人。以前在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看他们一对一对甜腻得跟粘糖似的，却原来抱着这种心思，很是让我吃惊。特别是那个小平，听说跟她老公在一起都五年了，怎么还能这么无情？不给钱就不要进房？然后各自说每个

09

月会存多少钱，少的三千，多的上万，最多的就是小平，一万五。她们都问我，我哑口无言。

说实话，我只觉得和老公在一起还不错，没有压力，而且不用我自己操心钱，我的薪水全部自己花，真的是很满足了。现在听她们说每个月存这么多，心里非常不平衡，她们全都没工作，而且没一个是大学生，为什么我各方面都不比她们差，反而比她们得到的少？

晚上回家，我就对老公有点甩脸色了，他也不明白。我旁敲侧击地说：那个小平，真厉害啊，她说她老公一个月不给她一万五块钱零用钱，她就不准他进屋子。

老公说：别管别人的事，阿标（小平的老公）在香港有老婆的，她跟他这么多年，不用钱来补偿用什么？又不可能跟她结婚。

“噢？”我还是不甘心，忍不住试探道，“你是打算和我结婚吗？”

“肯定啦，我阿妈说要过来看你，一直没时间，你怕不怕我阿妈？”他兴致勃勃地问。

我心想，谁稀罕跟你结婚？到时候你一脚把我给蹬了我去哪儿找你？香港我又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多给我点钱存着吧老大。可是我这么好面子的人，也不可能直接开口问他要钱，所以，心里真是不痛快，可又没办法。郁闷！





10

四、老乡

我有一个老乡，住在罗湖的某花园，当年她的事情闹得很是轰动，也给很多大陆的女人提了个醒，当然是说给跟了香港男人的女人们提了个醒。

那一年她可能才十八九岁，不甘心忍受日晒雨淋的农村生活，一气之下来到深圳，只有初中文化的她，先是在工厂做流水线，后经人介绍跑到餐馆打工。再后来因为身材长相都还不错，进了一家中等酒店做咨客，工作原因，认识了在香港做服装生意的老板。认识只一个月，那老板就叫她辞了工，安心在家里当少奶奶。

最开始那男的对她很好，要什么买什么，首饰、手机、高档的化妆品、漂亮的衣服。农村女孩子，你可以想象，突然在另一个奇妙奢侈的世界进出，虚荣心得到多大的满足啊？没多久，她就给她两个弟弟汇钱买摩托车，给她妈买补品，反正只要是看起来好的就往家里买、往家里寄，还帮她家盖了房子。那个男人——对了，忘记说了，大她二十来岁——也不说她，一切随她的意，甚至有一年，他

11

们在一起的第四年，他用她的名字在罗湖按揭了一套房子，一百多万，付了首期，然后每个月要供五千多，听说是二十年的，因为有他，她也不在意。

老家所有的人都羡慕她，甚至我妈都听说了她。正好有一年她春风得意地回家，我也回家过年，老人们互相牵线扯头，她听说我在深圳工作，从乡下找到我家里，说起她自己，满脸的自豪和得意，我妈也羡慕。虽然那时候我和老公已在一起，我没告诉过家人，我只认为他是我一个同居伙伴，不值一提。

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她幸福。一个农村女孩子，找到一个香港大款老公，为她买了一套漂亮得不得了的房子，而且还有大笔的存款，家里的所有人都跟着沾光，乌鸡变成了彩凤凰啊，让人羡慕得肚子疼。我也替她高兴，她长得不俗，因为和香港男人在一起保养得好的缘故，还是心宽人靓，没得说的，但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也只是一瞬间，并不为意。

果然，几个月后，她突然给我电话。我这个人生活性很冷淡，别人不主动找我，我几乎从来不找别人。她打我电话，我还差点忘记她是谁了，她的声音很焦急，很沧桑，她说她想找一份工。我问为什么，她告诉我她的老公因为生意不好，最开始很少来深圳，然后突然有一天消失不见，





12

手机停机，托人打听，香港地址住了别人，罗湖这边的房子供不下去了，想一想，一个月五千多啊，加上管理费什么的，最少也得六千多。她说已经拖欠了银行三个月按揭，那边要拍卖了，家里人没人能帮上忙——当初这么风光，为她赚了那么多虚荣，现在哪能接受这样的事？她也不好意思讲这事，开不了口。

她说她一点存款也没有，因为这些年跟着他大手大脚惯了，左手来右手去，家里人也搜刮了不少，但是盖了房子，或是变成物品，没有现金，现在她想找工作。可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，初中文化，吃喝玩乐懒散惯了，又几年没工作过，找工作谈何容易？就算找到工作，一个月能赚几个钱？

我帮她分析，出一些主意，但毫无用处，她也不再理我。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后，妈妈打电话给我，说老家传来消息，她自杀了。我先前看过报纸，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，现在对上号，突然打了个冷颤。

五、AA制

香港人的AA制是有目共睹的一丝不苟。比如大家一起

13

出去玩，用的钱肯定是分得很清楚，大家各出自己的一份，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你在账上有挂碍。但女人很得到照顾，打个比方：一桌子九个人吃饭，四个男人五个女人，如果一共吃掉四百块，每个男人出一百，当场付清，女人不用付钱。吃完了再玩别的，一样的这样计算。

自老乡自杀的事发生后，我就开始慢慢为自己打算了，既然跟了一个香港人快两年了，有了这个名声，总还得多点什么东西吧？算计来算计去，还是用点小手段，方能既保全面子又能赚点外快。就算以后真的跟他结了婚，有私房钱总比没私房钱有安全感吧？！

一天晚上吃完饭后，我说我想买电脑。他问我想要什么牌子的，他可以在香港那边买过来，分期付款的那种笔记本。我说我要台式的（笔记本他可以装袋子里从罗湖关背过来，不用过税，如果是大件物品过关要打税，税款很吓人的，有一次他买了一个DVD机过来，机子才三千多块钱，就打了近八百块钱的税），他问我还差多少钱，我心想你这不是有病吗？明显地是想你掏钱嘛。但他傻，我也只好说差两千块，因为自己的薪水从来没拿出来用过，说差太多自己都难为情，唉，我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

第二天他给了我两千，我看这有戏，下个月我说想买一只LV的包，打完折也不贵，才三千多，但自己的钱不够。

